

重读司马迁书系

汉武时代五十年

冯立鳌◎著

天汉璀璨



中国文史出版社

重读司马迁书系

汉武帝时代五十年

冯立鳌◎著

天汉璀璨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天汉璀璨：汉武时代五十年 / 冯立鳌著.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 12
(重读司马迁书系)
ISBN 978-7-5034-4619-1

I. ①天… II. ①冯… III. ①中国历史—西汉时代—
通俗读物 IV. ①K234. 1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310550 号

责任编辑：刘 夏

封面设计：中联学林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www.wenshipress.com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100811

电 话：010-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010-66192703

印 装：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70mm×240mm 1/16

印 张：17.5

字 数：277 千字

版 次：2014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52.00 元

文史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目 录

contents

【君主篇】

刘彻:重塑汉政的一代雄主	004
招致才俊,力兴儒学	004
率性为政,壮大“中朝”	008
藩邦起衅,兵讨闽越	013
逐次推进,归并南越	016
大兴兵革,北讨匈奴	018
开疆西域,征服朝鲜	020
以术驭臣,阴鸷为君	023
耗空国库,多方筹财	030
追求生长,痴迷仙道	036
受惑巫蛊,诛杀亲族	042
改辙易政,选嗣择臣	046

【臣僚篇(上)】

田蚡:仗势骄横的外戚丞相	059
汲黯:不趋时势的戆直君子	065
崇尚无为,与时相违	065
敢说真话,直言犯君	067
心志坚定,气节高亢	070
公孙弘:看风使舵的布衣丞相	074
策论得宠,老年为官	074

揣测君意,曲学阿世	076
外宽内忌,阴陷同僚	078
善终相位,皇家赏识	080
朱买臣:书中乐找黄金屋	083
苦中作乐,读书致宠	083
一朝得志,酬报恩怨	084
怨报同僚,败人自毁	086
张汤:运用苛法编织起怨仇的罗网	089
攀附权贵,官路畅通	089
顺承君意,上下讨巧	090
精于吏治,推行苛法	093
阴诈多奸,积怨自毙	095
主父偃:在快意人生中乐奏挽歌	100
半生厄困,上书得宠	100
横行暴施,逆情丧生	103
卜式:捐家产以助战的忧国楷模	107
倪宽:在力行所学中彰显儒术的力量	111
【将军篇】	
卫青:抗击匈奴的不败将军	119
七征匈奴,屡建大功	119
卑小自我,善待部属	121
蛇化为龙,不变其纹	126
霍去病:皇恩最重的作战冠军	129
六击匈奴,连创战绩	129
含气敢任,皇恩助功	131
功成认父,光耀家族	133
李广:命运不济的抗虏名将	135
艺博猛虎,不惧强敌	135
爱护士卒,治军独特	138

人生数奇,命运不佳	139
虎子豹孙,重蹈宿命	144
李陵:出海被困的未济蛟龙	147
负气受命,轻旅北征	147
以寡敌众,恶战惊魂	149
受降误名,抱恨终生	151
李广利:因宠受任的庸常将军	158
两击大宛,重挫得马	158
三征匈奴,屡负重任	161
困中降敌,屈死北疆	163
 【臣僚篇(下)】	
司马相如:以赋谏政的风流才子	171
身在朝廷,以赋为重	171
设局佯贵,美缘自得	173
建功西南,以赋谏君	178
东方朔:避世于朝的滑稽大师	182
诙谐为趣,调笑取宠	182
持正谏君,自艾小用	185
放浪言行,游戏人生	188
张骞:开辟“丝路”的探险外交家	190
两出西域,探险外交	190
文化拓荒,惠遗后世	193
司马迁:把屈辱的生命燃烧成辉煌的烈焰	196
苏武:气贯长虹的千秋名使	201
使命受累,求死报国	201
威难屈节,苦不易志	202
世情寥落,坚贞永在	205
荣享终世,名留千秋	207

【事件篇】

文士主战,兵靖东南	215
谋战马邑,首击匈奴	217
仇人廷辩,窦婴屈死	220
东越馀善,狂妄自毁	227
老相吕嘉,奸顽败越	230
乌孙昆莫,老年聘婚	233
纪后主齐,促成荒唐	237
淮南反叛,久谋不发	240
太子“反叛”,冤案惊天	245
因功成罪,马通谋反	252
本篇结语	255
关于汉武时代的议论	257

附:

图表 1:汉武五十四年内政大事	014
图表 2:汉武五十四年对外大事	025
图表 3:汉武帝刘彻的后嗣状况	050
图表 4:汉武五十四年丞相与御史大夫职任状况	110
图表 5:汉武时期匈奴单于世系承继及对汉大事	157

后 记	268
-----	-----

.....

天汉璀璨

公元前141年,执政十六年的汉皇刘启去世,十六岁的太子刘彻上台为君,西汉政治进入了一个期待变化的新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各种政治势力的消长和国家综合实力的增强都对社会政治的运行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

一个明显的政治现象是朝廷与诸侯国原有的政治框架已被打破,而新的政治模式尚未成熟。西汉建国时称雄一方的异姓诸侯国已不复存在,同姓诸侯国当时有二十多个,其实力远不能与七国反叛前相比。许多诸侯王的血缘枝属疏远,其政治权力渐被削夺,封国仅成了他们收取赋税之地,而有些封地中的王公贵族及其子孙早已失去了刘氏前辈们的政治情怀,他们骄奢淫逸,相互倾轧,反而加剧了封国内部的矛盾冲突,成了中央善政的难及之地。另一方面,有些诸侯王又不满于朝廷官吏的侵夺,向皇帝起而泣诉,要求保证他们的许多利益。这些情况说明,西汉原有的治政方式已与现实有所脱节,执政者应该将朝廷、郡县以及诸侯国的关系放置于一种新的政治模式中来考虑。

一个最重要的变化还在于人们生活充裕、社会财富增长、国家的潜在实力大为增强。汉朝初建时,国家没有余财,民间没有积蓄,生活物质十分匮乏,天子的车乘难以选出同一毛色的四匹马,有的将相只能坐牛车,物价上涨,每石米卖到一万钱,国家只能轻租减税,鼓励农业。刘恒的朝廷更是厉行节俭,开源节流,努力推动经济走向复苏。经过两代积累,到刘启去世后,百姓已家给人足,郡县的粮仓皆满,府库财物有余,国库的钱积累万万,以至穿钱的绳子腐朽、难以点数;太仓的陈粮层层积累,不得不堆在仓外露天,以至烂掉。大街小巷都养着马,田野间马匹成群,以至乘母马者受排斥难以参加聚会,等等。

物质财富的充裕必然推动人口的增长和综合实力的增强,给国家对外政策的调整提供空间。当年刘恒的朝廷不乏讨伐匈奴的呼声,但刘恒考虑到民众和国家均对战争的承受力不强,因而一直坚持和亲之策。现在,财富的积累宽然有余,社会可以从耕作之业中抽调出更多的人力而无须顾忌,抵御侵扰并对外征讨的规模化战争具备了潜在的可能。但这需要朝廷以某种方式把全国各郡县、包括散布宇内的各诸侯国中的人、财、物都有效地组织起来,统一支配,上述可能才会转化为现实。

班固就曾敏锐地觉察出:“汉兴六十多年,海内平安,府库充实,而四夷未服,制度多缺。”汉朝自建国以来在政治上一直奉行无为而治的指导思想,现在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提出了变革治政方式,重塑思想指导的要求;国家的

政治运行方式和意识形态的调整只有与这种要求相适应,社会才能走向辉煌。刘彻将自己的非凡才略在五十四年的执政实践中恣意发挥,他重塑汉政,力树皇威,以特有的方式破解朝廷面对的时代课题,果也兴盛了大业,拓广了疆域,使汉朝的天际一片璀璨。

刘彻:重塑汉政的一代雄主

刘彻是刘启宠妃王美人的生子,前 156 年父亲刘启刚执政后临世,四岁时被立为胶东王,未就国。姑母刘嫖因将女儿陈阿娇许配给他,故在宫中嗣位之争上尽力相助,使他七岁时替换刘荣而为太子。刘彻于前 141 年父亲去世后登基为君,前 87 年逝于任上,终年七十岁。

刘彻执政时适逢西汉社会面临重大的转折机遇,这位与社会一同成长的君主,感受到了社会的要求,他一改往昔无为而治的治国理念,志图有为,他整饬内政,乾纲独揽,大兴武威,北屈匈奴,开疆拓土,一时把汉朝推向了最为兴盛之地。

招致才俊,力兴儒学

刘彻上台后,按惯例尊父亲刘启的生母窦氏为太皇太后,尊母亲王夫人为皇太后。当时的丞相是已在前代朝廷任职三年的老相卫綰,御史大夫为直不疑,两人均以谨慎宽厚而闻名,并非有所建树和善于干事之人。

刘彻执政后大概最先感触到的是身边无人,他封王太后的异父同母弟田蚡、田胜为侯,数月后又向丞相、御史大夫、列侯、二千石及诸侯相等高级官员发布诏令,让荐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汉时官阶的高低常按俸禄的多少计算,从二千石递减至百石为止。当时朝廷的九卿郎将、王国的傅、相,及郡守、郡尉都是二千石,其中又分为中二千石(每月得一百八十斛),二千石(每月得一百

二十斛),比二千石(每月得一百斛)三等,均属国家高级官员。刘恒执政时曾实行过“举贤良”,刘彻这次实行的声势和规模更大,把荐举人才作为国家高级官员所要完成的任务,其要求更为具体,且有演变成制的趋向,因为志在有为的刘彻更强烈地感受到了国家人才的极度短缺。

当时所举贤良之士被要求写出治国理政的对策,刘彻明确表示,让提出贤良对策时不要心有所藏,不要语言含混。他说自己将亲自开启和阅览奏书,要求提出对策的人不要有所顾虑。刘彻渴望天下被褐怀玉之士能为国家发展无所保留地献出自己的方略和智慧,为此表现出了一种极为恳切之情。当时提出贤良对策的先后有一百多人,会稽郡吴县人庄助(后人避汉帝刘庄之讳而称严助)的对策颇得刘彻赏识,他被擢拔为中大夫,为从属郎中令的执掌议论之官,秩比二千石。当年应召上书的还有广川(今河北枣强县东)人董仲舒,六十岁的薛县(今山东滕县南)人公孙弘,以诙谐滑稽而著名的平原厌次(今山东惠民县东北)人东方朔。田蚡荐举了通于《诗》《书》的代人赵绾,又推荐了自己的老师鲁人申培。其后几年,庄助荐举了吴人朱买臣,董仲舒引出赵人吾丘寿王。还有主父偃、徐乐、严安、终军等人均以上书言事而被刘彻看中任用。

刘彻为太子时听说淮阴人枚乘颇有文才,因不乐为郡吏而辞官,他即帝位后即安排以辇车接枚乘来朝,因枚乘年老,特意用蒲裹车轮,以减弱震动,即用“安车蒲轮”征召,遗憾的是枚乘在半道上去世。刘彻有次见到了一篇没有注明作者的文章,题名《子虚赋》,他读后大加称赞,说:“可惜我不能与这个人同时啊!”当时身边服侍的恰是主管养狗的蜀郡人杨得意,杨得意说:“我的同乡司马相如自称这赋是他作的。”刘彻大惊,自成都招来司马相如相问,果然是他所作。相如还在京城写就了另外的辞赋,隐含劝谏之意,刘彻看罢,即任司马相如为郎。国家的一大批人才在刘彻为帝的当年即脱颖而出,这些人才多是前朝刘启甚至刘恒执政时的人物,而只有在刘彻执政时,才有所作为,获得了发展的空间。

前朝博士董仲舒所奏之策鸿篇长论,深为刘彻看中。董仲舒自小钻研《公羊春秋》,学问精深,教授弟子多年。他在对策中提出“《春秋》大一统”的思想。所谓“大”,即看重的意思,所谓“一统”,含万物本源皆归于一之意。他认为《春秋》一书重视统一的事业,可以引申为政治上的一统或集权。唐人颜师古注为“此言诸侯皆系统天子,不得自专。”相传《春秋》为孔子据鲁国历史修订而成,

体现着儒家的社会历史观。董仲舒在对策中充分论证了他所理解的儒家治国思想,明确提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董氏这里所说的“六艺”,指儒家的“六经”,包括《诗》、《书》、《易》、《礼》、《乐》、《春秋》,他认为国家采取这种儒学独尊的方针,禁止其他学说的传播,人们的思想和观念才可统一,法度的制定才会有明确的主旨,民众才会知道自己该怎么做。董仲舒实际上是要重树汉朝的政治指导思想,他的对策深得刘彻赞赏,其独尊儒学的提议与刘彻的政治理想不谋而合,刘彻任董仲舒为江都王刘非的相国。

不知是秉承于刘彻的旨意还是本人有所发现,数年无所建言的丞相卫绾在刘彻下令征召贤良之士不久,上书提议说:“所举贤良之士,有专攻申不害、商鞅、韩非之学或苏秦、张仪之术,他们搞乱了国家的政治,请全部罢黜之。”卫绾的奏书一上递,立即被刘彻批准。很有可能是刘彻内心已认可了董仲舒的提议,他授意卫绾奏书,君臣二人相互配合,开始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付诸实施。前代刘启执政时虽尚无为,但也秉承了晁错之政,政治上苛责诸侯,重用郅都、宁成等酷吏,偏好刑名之术。刘彻倡兴儒术,同时也开始对前代后期的苛责弊政做出纠正:这年,担任内史之职、掌治京师的酷吏宁成被处以髡钳的刑罚,他被剃去头发,以铁具束颈;向刘彻奏书不久的丞相卫绾被指责对前朝的多起冤案负有责任而被免职。后来中山王刘胜等四位诸侯向刘彻哭诉受朝臣侵辱之苦,刘彻遂下令减少对诸侯之事的过问,“加亲亲之恩”。这都体现了朝廷治政方式的某些调整。

卫绾被免职后,窦太后的堂侄魏其侯窦婴被任丞相,武安侯田蚡为太尉,赵绾为御史大夫,当年为太子刘彻少傅的兰陵(今山东枣庄东南)人王臧为郎中令,窦、田、赵、王四人都爱好儒学,他们提议按古代礼制在城南设立天子宣明政教的明堂,以为朝见诸侯之所,并拟定天子巡狩和封禅,以及改历法、易服色的事情,因为有些礼节和仪式搞不清,遂因田蚡之荐,带着厚礼以蒲车从鲁地迎来了八十多岁的申公培以备咨询。申公到了京城,拜见刘彻,刘彻即向他询问国家治理的方略,申公告诉他:“治国不在说得多,只要尽力去做就行了。”这一回答大概与刘彻的征召期待及爱好文辞的性情不相吻合,刘彻默然无言,他任申公为太中大夫,安排他住于鲁王在京城公馆,专门商议设立明堂诸事。刘彻和几位臣属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对儒学礼制的建立,可见他们对该学说的兴致之浓。

窦太后历来爱好黄老之言，儿子刘启执政时，她就因儒生袁固生对《老子》的不敬之言，令其入兽圈刺杀野猪，以示惩罚。对孙子刘彻扶兴儒学之事她自然心有不悦，甚或不乏刁难。刘彻执政第二年初，御史大夫赵绾上书，提出以后有事情不必向太皇太后奏请。该上书大概是以妇人不得干政的古礼为据，是在几位同僚的支持下，由赵绾出面写奏。窦太后闻听此事后大怒道：“这不是又一个新垣平吗？”新垣平是刘恒时的星占家，以望气得幸，诈称多种符瑞感骗刘恒，事情败露后被诛族。窦太后暗地里搜求赵绾、王臧两人的过失，以此责备刘彻，刘彻只好放弃了设立明堂诸事。不久赵绾、王臧被交给狱吏治罪，两人自杀于狱中，丞相窦婴和太尉田蚡被免职，申公培也旋即因病免归。

扶兴儒学之事在刘彻执政第二年即遭到了严重挫折，这主要是主事者们对以窦太后为首的在朝反对势力估计不足，他们在自身地位并不完全稳固的情况下，兴儒措施一时太多，又过于张扬，触动了反对势力的接受底线。当时窦太后已到了生命的晚期，但她仍然视儒学为邪说，不愿看到儒学的兴盛，尤其不能接受朝臣对她的权力剥夺和人身亵渎，立即做出了激烈的反击，且这一反击带有杀鸡儆猴的作用。上任不久的刘彻看来并不具有掌控朝政的绝对权威，他只能委曲求全，以待久远。他一时无法保护自己政治上的支持者，自然就不能维护已有的政治成果，朝廷的兴儒之业只能暂时告结。

然而，为国家政治确立全新的思想指导，据此调整国家往昔的政治运行模式，重塑国人发奋有为的理念，并不违背社会发展的大势；主事的君臣们也都属于年轻的一代，他们血气方刚，志在有为，这就决定了兴儒的事业绝不会半道而止。事实上，四年之后，窦太后去世，刘彻以隆重的仪式将其与祖父刘恒合葬于霸陵后，又重新开始了停顿数年的兴儒之事。窦太后去世前一年，朝廷设置五经博士，其职责是传授儒家的《诗》、《书》、《礼》、《易》、《春秋》五部经典，两年后又根据董仲舒的建议兴太学，专门培养五经博士。其后的封禅大典、修正历法、确立年号等事业都作为兴儒的配合措施逐步实施，尤其是太学制度的逐步完善吸引了此后文化人一生的攻研方向，也为王朝官吏队伍提供了具有儒学文化背景的充足的后备军，使儒学在国家意识形态中的主导地位得以确立，最终影响到西汉政治的运行方式和君臣们政治行为中的价值取向，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是巨大的。

率性为政，壮大“中朝”

刘彻执政的第三年遇到了不少的麻烦，除扶兴儒学的事情遭受挫折外，他个人的感情生活经历了一次重大的转折，其间也表现出了他独特的性格。

刘彻当年的太子之位是姑母刘嫖协助得来的，刘嫖的女儿陈阿娇为太子妃，在刘彻即位后被立为皇后。据说自恃有功的长公主刘嫖向新帝刘彻不断求封，贪得无厌，使刘彻感到难以应付，而陈皇后又擅宠娇贵，嫉妒后宫，遂使刘彻与她疏远；加之陈阿娇被娶十余年后一直没有生子，求医花钱近几千万，仍未生育，刘彻对她也就更加冷淡。王太后对儿子刘彻说：“你刚即位不久，大臣未服，就设立明堂，惹得太皇太后发怒，现在又与长公主斗气，这样得罪的人太多了。女人是容易取悦的，你应该慎重对待。”听了母亲的话，刘彻又对姑母和皇后稍加恩礼，与皇后的关系又得以缓和。

这年稍晚几月，刘彻出城去霸上（今西安市东）举行一种除灾去邪的仪式，回时路过姐姐平阳公主之家，公主将先前为刘彻收置的十几名良家女子打扮起来献上，刘彻都不喜欢，饮酒时，歌女进来献唱，刘彻一眼看上了献唱的卫子夫，在更衣如厕时，召卫子夫在更衣室中侍奉，他回座后非常高兴，赐给平阳公主千金，带卫子夫入宫。及卫子夫怀孕，恩宠日隆。

皇后陈阿娇听说卫子夫受宠，心中愤恨，气得几次差点死去，刘彻对她更加不满。陈阿娇用巫祝之术诅咒情敌，而刘嫖也派人捕捉了在建章宫当差的卫子夫同母弟卫青，准备杀掉泄愤。卫青的朋友公孙敖时任骑郎，为主管御马的郎官，他联络几位壮士将卫青抢夺回来。刘彻听说了这件事，即招来卫青，任为建章宫的守卫官，加侍中之衔，使卫青成了侍从皇帝左右，可以出入宫廷的亲贵，不久升为右中大夫。刘彻还加封了卫子夫的其他兄弟卫长君等人，几天内赏赐达到千金。卫子夫的大姐卫孺嫁给太仆公孙贺为妻，二姐卫少儿与陈平曾孙陈掌私通。刘彻招来陈掌，封他官职，对公孙贺和公孙敖一并贵幸。刘彻后来听说卫少儿早先与平阳县吏霍仲儒私通，有生子霍去病，亦将霍去病召为侍中，极为宠幸。

刘彻后来发觉了陈阿娇的巫祝之事，遂追查治罪，他让办案官员给陈阿娇送去判词说：“皇后失德，惑于巫祝，不可以承天命，请交出玺绶，退居长门宫。”

为陈阿娇念咒语的女子楚服以大逆不道罪被梟首，相连受诛者三百余人。随后将卫子夫立为皇后，其生子刘据被立为太子。

刘彻无疑是一个少有顾忌，率性而为的人。陈阿娇是刘彻早年乐意“金屋藏娇”的中意之人，她多年不育，也许与表兄妹间近亲结婚不无关系，但这尚不是她被刘彻疏远的原因，其真正的原因正是婚后陈阿娇妒心太强，对刘彻的私生活管得太多，加之刘嫖的贪欲多事。刘彻听从母亲的劝告，从大局筹计，尽量与皇后和好，但在平阳公主家一看到卫子夫，因合于心意，即刻就与其发生了关系，并不顾皇后的嫉妒而带至宫中，母亲的劝告和可能由此引起的麻烦全被抛至九霄云外，他是按照自己的心意去追求生活的。

刘彻接纳卫子夫，本来也是一时的兴趣，未必有过多的打算，比如卫子夫入宫后有一段时间，就一直不被宠幸，以至于子夫流着眼泪请求出宫，只是刘彻的怜爱和不忍才使她未被作为无用之人而退归，并得幸生子。然而，一旦刘嫖母女对卫子夫实行报复，刘彻对卫氏就更加宠爱，他也许是要以此作为对皇后不恭行为的回敬，而更为根本的原因，是他要在卫子夫身上实现自我意志的伸张。不爱的人，就让他恨到底；所爱的人，就给他一切——这就是青年刘彻的性格。于是，卫子夫一人得宠，全族贵幸，当政不久的刘彻内宫因此也发生了彻底更换。

率性为人的刘彻多凭感情行事，也不大顾及世俗的各种忌讳。他刚上台后听身边近臣韩嫣说王太后早年进宫前在民间金氏家中生有一女，这应该是朝廷不愿张扬、儿子难有光彩的事情，但刘彻听到后埋怨韩嫣：“为什么不早说呢？”立即备下车驾，亲自到长陵（今陕西咸阳市东北）的一个小巷中，从金氏家中将这位大姐迎接入京，为其封地赏钱，号为修成君。又如平阳公主知道他要路过家中，特意为他预备了十多位良家女子，刘彻偏偏看中了一位歌女，不久又将其立为皇后。后来他所宠幸的李夫人、尹婕妤等嫔妃，都是舞女出身。司马迁曾提到，当时“非王侯封土之门的仕女，不可以匹配君主。”但刘彻对种种世俗的忌讳毫不在意，他对自己想做的事就坚决去做，并不考虑别人的议论。当然，女人可以自由地改嫁，歌舞艺女也并不低人一等，但这属现代人的观念，西汉时代的世俗肯定对民妇入宫和歌女为后是有所顾忌的。刘彻不顾这些世俗而行事，也绝不是他的观念已达到了多么先进的程度，而是他率性而为、我行我素的性格使然，他的个人意志在无所顾忌的伸张中体现出了一种刚毅不屈的品性。

不知什么原因,刘彻在上台第四年突然对微服私行发生了兴趣。他私行的范围北至池阳宫(今陕西泾阳西北迎冬城),西至黄山宫(今陕西兴平西南三十里马嵬坡),南至长杨宫(今陕西周至东南),东至宜春宫(今西安市东南)。刘彻常与身边善于骑射的人在某一殿门约会,晚上乘夜而出,自称平阳公主家人,第二天早上到达南边的终南山中射获鹿豕狐兔。他们在骑马奔驰的路上常踏坏庄稼,当地农民不知何人所为,号呼痛骂,鄠杜县(今陕西户县)县令有次安排人捉拿,扣留了几位射猎者,他们出示皇宫乘舆之物证明身份,才得以解脱。

丞相御史等高官知道刘彻喜欢私行,遂让京师都尉安排人在长杨以东巡逻,让掌管京畿的右内史派人在某些会所等待侍候。刘彻觉得这样过于劳苦,又给百姓带来麻烦,就让太中大夫吾丘寿王与身边会计算的两人,在常私行的地方划出大片土地重置皇家上林苑,与终南山连接起来,又让人划出周旁未耕垦的荒田以补偿鄠杜之民。见到吾丘寿王上奏的筹办方案,刘彻非常高兴地称赞。东方朔对此上书劝谏,其中讲到兴建苑囿会带来误农桑、坏坟墓及伤民心等坏处,并且提出:“殷作九市之宫而天下叛,灵王起章华之台而楚民散,秦兴阿房之殿而天下乱。”刘彻看罢奏书,把东方朔由掌管宫殿司马门的待诏公车升任为太中大夫,赐给黄金百斤,但恢复上林苑的计划也照常进行。

青年刘彻看来是追求快乐,不计后果。他以微行游玩为乐,并不顾及在朝中和民间的影响。上林苑是秦时皇家苑囿,汉初刘邦允许百姓入苑开垦,刘彻现又重新恢复,作为射猎游乐之所。他知道东方朔的劝谏于国于民均为有利,对其晋职赐金,但并不愿放弃故苑的重建。在他看来,快乐的追求体现着君王意志的伸张,不能因为那些难以预察的后果而放弃。

刘彻有一次微服私行,夜晚到达柏谷(今河南灵宝西南朱阳镇),在客馆入住后向店主求浆汤喝,男主人说:“没有浆,只有尿。”他怀疑来客是作奸犯科的盗贼,遂叫了些年轻人准备将其捉获。女主人见刘彻状貌异常,劝阻男人说:“来客非平常之人,他也有准备,不可对他下手。”见男人不听,就将其灌醉绑了起来,年轻人都离去了,女主人杀鸡做饭,款待客人。第二天刘彻回京,召女主人赐金千斤,任其夫君为羽林郎,做宫中宿卫。在这里,赐金女主人,是知恩而报,但对出言不逊、曾怀恶意的男主人为什么还要予以任用呢?因为刘彻从他身上看到了一个好事、敢为和执拗的人格,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心中生出的反而是认同和怜爱。